

憲章錄

十九

憲章錄卷第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  
至十八年乙丑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  
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  
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魯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  
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且凍  
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騎

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  
乞歸終養躬自治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  
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  
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  
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  
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  
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  
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  
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  
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  
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  
言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  
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  
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  
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  
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  
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  
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

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  
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湏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  
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母  
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  
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

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

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

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

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

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

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

嫄閼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

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

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  
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  
法衆皆從之會議䟽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  
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  
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  
章懋䟽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  
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  
武末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  
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旣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



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  
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瑋爲翰  
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  
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  
議行之 五月 加秦紘太子少保 勅吏部都察  
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  
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  
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  
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  
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

議能偉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預整理糧餉以待出師以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綏游竒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  
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  
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  
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  
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  
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  
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  
遠今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  
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之軍馬疲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爲處公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情伏望憐宥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爲  
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  
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  
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  
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  
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  
致仕 八月 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禁服

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  
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  
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  
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  
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  
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  
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  
許用耳皆諾而退 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

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  
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  
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  
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  
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  
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  
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旣奏請若  
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  
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  
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口兵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肯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

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  
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  
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  
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  
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  
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  
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  
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  
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戶部尚書佶鍾致仕 冬

十月 劉山伏誅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八年春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

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  
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  
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  
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以韓文爲戶部尚書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上官知府岑濬先是濬謀叛襲  
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  
奏討詔調湖廣來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

兵征濬誅之蕃等上言宜照馬湖府例改設流官知  
府以變其俗從之 二月 陞太僕寺少卿儲瓘爲  
本寺卿瓘䟽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語在太  
僕寺誌中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 廷試  
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䟽大畧謂今  
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  
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  
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  
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  
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

莫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

大張滕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  
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  
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  
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怨朕所以即  
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  
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  
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

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  
禎管內閣誥勅 夏四月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  
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  
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  
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  
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  
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  
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  
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

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

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

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

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

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

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

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

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

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

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

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

二三日即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

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  
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  
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  
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談於是中外稱  
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  
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  
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  
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  
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  
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

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

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  
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旣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  
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  
而退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  
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  
殿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  
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  
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  
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  
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

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

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  
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來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  
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  
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  
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  
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  
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  
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

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 上大

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

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奉安太陵頌徽號詔于天

下咸使聞知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

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

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

太子少保琳尋卒 秋七月 加少師大學士劉健

左柱國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爲兵部尚書提

督團營 八月 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



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爲皇太后 差承運庫太監  
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鹽  
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  
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  
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  
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  
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銳  
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  
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  
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以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 冬十月 建

立皇莊七處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

舊東宮內使馬末成谷大用劉瑾張末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上信

之新差者盡數收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數萬人寧夏乘

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瓦亭驛會

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響應如數十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一月 十二月 左都御

史戴珊卒謚恭簡珊江西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

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  
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時南都稱四君子  
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瑋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  
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叅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  
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  
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  
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

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脩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久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旣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

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  
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  
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  
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  
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  
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  
任用不至踈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上  
命听司知之

憲章錄卷第四十三



憲章錄卷第四十四

正德元年丙寅

至四年己巳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 上耕籍田 命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天鳴地震 大

學士劉健等上疏言臣等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臨

終顧命以陛下爲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旋致廢格不行變易殆盡以建言爲多言以幹事爲

生事以執奏爲瀆擾以革弊爲紛更憂在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

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



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  
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  
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  
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  
臣何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二月 勅大學士劉  
健等脩孝宗實錄 三月 隕星如雨 以儲璫爲  
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夏四月 吏部尚書  
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奏書篆  
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  
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侍門堅執不從瑞慚

慎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辨事乃寢文升素與  
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先帝時  
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  
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  
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  
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往補之  
繡不樂于外請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  
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  
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  
乃允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

陽人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以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 五月

以彭澤爲真定知府 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

鹽法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以

孔彥繩爲翰林五經博士 秋七月 彗星見參井

掃太微垣太日經天 八月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

沈氏賢妃吳氏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

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

國子祭酒章懋上疏乞致仕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

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

未允至是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上疏不待報而歸  
歸復三疏未獲允命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  
致仕章四上從之 以許進爲兵書提督團營王瓊  
戶右侍郎 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  
書 冬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  
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  
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弓馬鷹犬歌舞  
角觝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

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  
之更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  
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  
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  
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來成谷大用張永羅  
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  
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

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媾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  
大業皆在陛下 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  
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何補於事乞  
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  
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  
諭已悟當痛加脩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

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未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  
持言官章不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  
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  
者二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  
臣惡儕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  
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  
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  
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闈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訐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爲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機？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又信之至是

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踈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  
辭以謝天下䟽屢上竟不允 劉健謝遷旣罷瀕行  
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  
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下  
戶科給事中劉蒞獄蒞上䟽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  
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  
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  
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盖舊人猶或知事  
飽虎猶或易饜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  
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旣奏軍

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  
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蒞疏數  
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 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  
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以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 命吏  
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解部事專在內閣  
按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

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

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貝以快不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捏旨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福建杖三十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

史薄彥徽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  
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

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  
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

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  
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  
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  
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  
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

坐爲民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 罷左都御史張敷

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以

兵部尚書劉宇攝之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

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寔夢陽贊成之也 十二

月召前吏部尚書屠瀟爲左都御史 加李東陽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

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旣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

亦送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

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

目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

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

屠濬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

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

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

閣票李東陽輩必爲溫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

弊等語 吏部侍郎兼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字廷祥

南昌人以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歷前職平生論議慷慨

慨立名好脩每與陳選羅倫陳獻章以理學相箴警

天下之士皆想望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務爲貶抑

初丁

言官詆其營求竟歿于京邸未免齎恨云 以中書  
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  
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  
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二年春正月 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  
張偉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適璿以冊封回祥以御  
史陞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輜爲邏卒所緝瑾奏拿  
下獄璿祥枷于長安門偉枷于張家灣內閣部院大  
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  
事王守仁爲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微等



繫獄抗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 劉瑾捏旨將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紳劉滌各廷杖三十發爲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抗疏救諸言官併奪職 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 勅諭都

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  
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 以詹  
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  
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  
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  
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  
遂遷南部侍郎雖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  
皆舊東宮官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爲自  
全之計嘗善爲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  
戶部尚書秦民悅復陞廷和爲本部尚書 南國子

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三月 劉瑾傳勅譴責奸黨

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

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

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

安甫史良佐曹閔正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溥彥徽潘鏗王良

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逵相交

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  
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

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  
塘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屨浮于水上遺詩有  
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  
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  
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  
凡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旋赴龍  
場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  
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人由是

中官挾勢剥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  
守廖堂剥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  
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  
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

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爲民先是勲戚徐備  
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  
備賂劉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  
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  
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

瓊州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撫賂

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嚙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  
禮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

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

黨頒示天下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焦芳少

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

莊錫之誥命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

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

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墻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  
牆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按  
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墻城則厚庶可以堆  
積而成墻則薄版築解而隨頽矣秦竭天下之力以  
築長城卒爲平壤矧墻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  
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  
壘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墻者恐不足恃且未  
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  
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脩  
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揚一清又踵爲

之劉瑾逆豎別憾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墻之築在後  
人湏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  
江海以實滿卮也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  
肅州死于道時源復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  
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  
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  
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  
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  
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荻覆尸塋于驛  
後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劾曹石謫戍領



外猶幸生還源累䟽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

野悲之 九月 以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

書 冬十月 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

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

河淤退灘田土乞北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

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府莊田

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

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為莊田末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南京戶部尚書雍

秦罷秦陝西咸寧人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按察使都  
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按察山西時以  
事攝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  
叅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傑不法部下訐  
于秦將劾奏之傑庭叅謝罪秦按軍法呼左右縛而  
杖之三十三軍股栗傑有內援遂以秦擅打將官劾  
罷旣而尚書馬文升劄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  
復疏秦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秦薦于劉  
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  
都御史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

泰泰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  
怒遂捏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  
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一  
月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  
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  
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  
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賈納糧草情弊  
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二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  
批草沓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  
而鎖扭差人抑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

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愈

乏 十二月 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

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

償之 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

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

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

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

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

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

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揅我唯對山爲能揅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碎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即謂爲先生脫之每曰不然今李夢陽高  
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  
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褰而止  
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  
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  
遂懼清議矣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除名爲民調兵

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  
事多調停朱瀛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  
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伉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  
廷貶謫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

外曰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  
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票旨責進欺罔進  
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以曹元為兵部尚書 以

王瓊為吏部右侍郎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

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  
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祭酒章懋

奏乞致仕許之 三月 廷試賜呂柟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

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為殿魁既而取呂

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

子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  
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  
下御史涂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淦人  
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  
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  
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嚼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適  
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捏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  
三十發肅州衛末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  
查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  
湖廣左布政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 逮  
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築  
邊太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脩邊  
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夏四月  
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 致仕吏部尚書王  
恕卒年九十四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字宗貫陝  
西三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寺副知揚州歷江西  
河南布政巡撫荆襄河南雲南進南兵書巡撫南畿  
復兵書以至冢宰隨在著稱好學則至老不倦所著  
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

言等書 五月 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時劉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

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  
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  
韓文瑾已勒文落職猶嗾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  
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  
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  
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秋七月 八月 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

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  
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旣歸有激  
怒于 上者大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  
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  
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  
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  
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  
史屠濬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  
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顧騾車  
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  
願大夏生還者 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  
保 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克悖不能沮遏居

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 南畿提學御史陳琳

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  
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累遷長  
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聖節惟以土葛布遺  
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啣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  
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 九月 冬

十月 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見瑾長  
揖不拜遂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

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塋劉瑾以爲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造墳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

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爲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

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  
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  
方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  
年例之爲害邊境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四川盜起召服闋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  
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一月 禮部侍郎掌國

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十二月 起前江西提學副

使蔡清爲國子祭酒未至卒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  
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以自

給云



四年春正月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

罷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

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勒令致仕 廣東

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

村池水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橫廷舉劾廣東鎮守

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鞠之無狀止

以枉道回枷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綵心服

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鴈門充軍 二月 三月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瓘爲戶部左侍郎

夏四月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降吏部尚書

兼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儲等在弘治中纂脩  
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儲因降爲  
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  
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歿 五月 孝宗實錄成進焦  
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復吏部尚  
書兼學士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  
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  
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  
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  
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

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姦愴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脩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摭所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六月 以石琚

爲南京國子祭酒 南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右都

御史熊繡致仕 秋七月 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 榮王之國常德 劉瑾旣止各邊年例銀

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因詢  
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脩備故軍食自  
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  
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揚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  
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  
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

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

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九月 遣御

史竈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劉瑾遣御史竈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至是許杲等令攜家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杲毅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改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閏

九月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 奪平江

伯陳熊爵 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叅政

冬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

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僭稱王衆至十萬侵

人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

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吏部

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

郎中養病歸劉瑾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綵赴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

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絲代之絲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欲行饋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銀於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絲又嘗言于瑾謂其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絲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爲瑾之踈同



類皆緣教之 十一月 亦不刺阿爾禿廝掠西寧

諸番 十二月